



学术名家文丛

张冲评传

谢本书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张冲评传

谢本书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冲评传/ 谢本书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2015 重印)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 - 7 - 5482 - 1829 - 6

I. ①张… II. ①谢… III. ① 张冲 (1901 ~ 1980) —
评传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378 号

出 品 人: 周永坤

统筹编辑: 柴 伟 陈 曦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责任校对: 严永欢

封面设计: 郑 治

书 名	张冲评传
作 者	谢本书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网 址	www. ynup. com
E-mail	market@ ynup. 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875
字 数	363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1829 - 6
定 价	68. 00 元



学术名家文丛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作者简介

谢本书，男，汉族，四川邛崃人，1936年生。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研究员，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历史研究》杂志编辑、云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曾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云南历史学会会长，云南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云南省政协委员，昆明市政协文史顾问，云南省社科规划办主任，云南省志副总纂，云南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会长等职。出版著作60种（其中个人专著30种），发表文章500多篇，个人执笔在1000万字以上，成果多次获奖（其中省部级奖10项）。1989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英国剑桥国际人物传记中心“20世纪成就奖”，2006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称号等。



总 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 and 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发展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前言

我曾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几位著名人物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等，写过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著作。这些人物的功过，都与云南，更与云南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相关。有人以为，传记著作易于入笔，又能吸引众多的读者。固然，历史人物传记，由于学术性与知识性相结合，有时还有浓郁的趣味性和传奇性，因而是比较能吸引读者的；然而说它易于入笔，则未必。

写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如果不下工夫，或下工夫而不开窍，就有可能久思而不得入其门。

几年前，先有马曜教授的推荐，后有乌谷研究员的邀约，再有四川民族出版社副社长朱德齐、室主任李世荣的接受出版，我才决心安排时间搜集资料，认真研究，并开始了张冲传记的写作。其实早在1980年底，云南省社科院成立之际，当时的副院长饶华，就对我提出过写张冲传记的建议，只是那时张冲将军刚刚去世，一时不知如何下手，遂拖了下来。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冲夫人惠国芳女士、惠国芳的大哥惠群先生，以及张冲的亲属乌谷、张大简、冯宝兴、张迅等人的大力协助，他们提供珍贵的资料，接受采访；同时还得到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云南红河州、泸西县、弥勒县以及四川省凉山州等地有关部门的帮助；又得到张冲生前好友、同事、部下及亲属上百人的支持和

提供线索；云南省有关图书馆、档案馆和研究单位也提供了方便。写作过程中还参阅了李乔的《彝家将张冲传奇》、石铭的《张冲传记》、黄学昌和彭先和的《张冲将军评传》等著作，以及大量的回忆录、文献资料、报刊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二

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和写作是颇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历史与人是分不开的。没有人，便没有社会，也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一方面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既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①；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它又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②。因此，历史既是客观的自然过程，又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的过程。历史与人，人与历史，是不可分的浑然一体；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认识：历史是人史，史学是人学。人的历史，实际上包括人的自然史与人的社会史两个方面。然而，无论是人的自然史或人的社会史，都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说，人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③。又说，“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④。当然，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也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人的创造，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不能超过既定的客观

① 《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

②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页。

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④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引维科语。

条件，犹如人体不能超越自己皮肤一样的道理。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因而，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历史的人的活动。离开了人物的历史研究，历史自身就成了没有血、没有肉的干巴巴的瘪三，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也无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自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历史的活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通过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透过对历史人物活动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方面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客观规律。第二，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可以从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揭示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从而为阐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提供有利条件。第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还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缺少的方面。

由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历来史学家们都比较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没有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不研究历史人物，也没有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不涉及历史人物。在我国传统的史学著作中，从司马迁的《史记》起，什么“本纪”、“世家”、“列传”等涉及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不占有相当的篇幅。近年来，我国出版的史学著作和有关史学刊物，涉及历史人物的论著、辞书、年谱、资料、考证，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至于纪实性的历史传记文学，更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大量出现，方兴未艾，占有广大的图书市场。为了更好地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我曾建议建立一门专门学科——历史人物学^②，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进一步探讨历史人物研究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4页。

^② 参见谢本书《“历史人物学”浅议》，《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

和评价的有关问题。

写作历史人物传记，常纠缠不休、令人困惑的是有一个感情问题。我们注意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事实上尖锐地涉及我们今天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在这个原则问题面前是难以让步的，常常也是最难掌握的。

在历史研究中，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分歧是司空见惯的，不仅存在着认识的原因，也还存在着现实原因的影响。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分歧更为常见。如果说，个人偏见、党派利益、理论或哲学的差异，以及视觉的不同等，引起了对历史问题的分歧，那么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中，更会激起人们心中的波澜。因为不同人们的喜怒哀乐，常常赋予历史人物不同的特征和评价，更不用说那些作为历史人物的亲属、部下、朋友、敌人或他们的后代，其评价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意见，就有可能影响对历史人物客观、真实、全面的评价，“以偏概全”或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就势所难免，甚至走上极端。

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中，除了贯注研究者的热情以外，应当尽量减少个人感情的干扰，增加一些科学态度。这里，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义愤出诗人。”^①但是，需要补充的是，光靠义愤是难以出科学的。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过多地渗进个人的感情色彩是无助于科学研究的。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必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风云人物。众多的风云人物，大体上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爱国到革命的英雄人物；第二类是由落伍或反动而逐步转向爱国或革命的正义之士；第三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或背叛革命的叛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这一用语出自罗马大诗人尤维纳利斯的一首讽刺诗。

我们当然应当歌颂第一类风云人物，赞扬第二类风云人物，谴责第三类风云人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除了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又增加了外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中国的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新局面，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在自己的旗帜上，都鲜明地打出了“救亡”的旗号。“救亡”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正如近代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所说，这一代的先进分子，无不“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①。“爱国”与“救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很难加以严格区分的，因此从爱国走向革命，就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潮流。

近代中国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英雄人物和仁人志士，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值得大书特书。这是对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

张冲正是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英雄人物。

三

这部历史人物传记的传主名为张冲，历史上以“冲”为名者不乏其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张冲”之名著称于世的政治家，至少有两人，几乎同时。而且，张冲（淮南）还救过另一个张冲（云鹏），这是历史的奇遇。

第一位张冲（1904—1941年），是汉族，字淮南（一作怀南），浙江乐清人。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

^①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303页。

事、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久奉命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大本营第六部主任秘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兼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41年8月，因患恶性疟疾，病逝于重庆。由于张冲思维敏捷，聪敏好学，对人诚恳，工作认真，主张对共产党“诚为主，信为先，睦为贵”，为国共合作、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他英年早逝，引起了各阶层人士很大的悲痛。毛泽东所送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的挽联说：“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称赞张冲为“团结的象征”。国共两党其他要员和各界名流，送的挽联文幛甚多，这在当年的重庆是很引人注目的。

第二位张冲（1901—1980年），原名绍禹、维新，字云鹏，彝族，云南泸西小布坎（今属弥勒）人，这就是本传的主人。张冲早年富有正义感，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后为唐继尧招安，先后任支队长、团长等。1927年后，张冲鉴于与龙云同为彝族，在新的军事斗争中支持龙云，被任命为师长；后任旅长兼云南盐运使，为“移卤就煤”，解决云南盐荒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先任六十军184师师长，后任新三军军长，在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中作出了贡献。1939年被撤去军职后回到故乡，修建弥泸水库，一度出任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1946年到南京参加“国大”时，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飞往延安，走向光明，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谋、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民委委员。旋返云南，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委副主任、云南民委副主任兼凉山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54年以后，当选为一至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新中国建立以后，张冲在民族工作和水利建设方面花费了大力气，曾九次穿越险峻的滇西虎跳峡考察，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治理金沙江，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10月张冲因病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悲痛。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位知名的张冲，都为人们作出了贡献，虽说情况不一，贡献不同，然而他们的贡献和为历史留下的功绩，都是人们不会忘记的。

四

本传传主张冲的特点是什么？他的文化程度虽不算高，但机敏过人，真诚坦率，光明磊落，器量宽宏，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对祖国的安危十分关切，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当然，张冲是以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列入史册的。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机动灵活，经常能够提出出人意料的见解，即俗话说“爱出点子”，这是同代人都非常熟悉的。不仅对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如此，即使是对宗教问题，他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释迦牟尼是宗教家，还是政治家？生老病死苦，作为佛教，应该提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宗教意识，而实际上却是政治，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宗教所能概括得了的。他的知识是广泛的^①。

张冲追求进步，追求光明，是主动的，而非被迫的。有人曾把张冲比作苏联的夏伯阳，张冲则说我不是夏伯阳，因为我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动改造旧军队，主动寻找党，参加党。“是我自觉地找党，而不是党找我。”^②这反映了张冲的思想特征和思维方式。

① 《马逸飞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稿》，1990年11月23日。

② 《乌谷在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稿》，1990年11月23日。